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御覽卷二百七十九至八十二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沈咸熙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學正臣卜維吉

謄録監生臣劉本立

太平御覽卷三百七十九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十

威名 信義

威名

史記曰李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界

漢書曰郅都爲鴈門太守匈奴素聞名節舉邊爲引兵去境郅都死不近鴈門匈奴爲偶人像都令騎馳射之莫能中者其見憚如此

後漢書曰公孫瓚傳曰瓚字伯珪遼西令支人初平二年青徐黄巾三十萬衆入渤海界欲與黒山合瓚率步騎二萬人逆擊於東光南大破之東光今滄州縣斬首三萬餘級敵棄輜重數萬兩奔走渡河瓚因其半濟薄之敵復破死者數萬流血丹水收得生口七萬餘車甲財物不

可勝算威名大震拜奮武將軍
又曰瓚爲降虜校尉討烏桓每聞有警瓚輒厲色憤怒如赴讎敵望塵奔逐或繼之以夜戰敵識聲憚其勇莫敢抗犯
又曰瓚征烏桓常與善騎射之士數十人皆乘白馬以爲左右翼自號白馬義從烏桓更相告語避白馬長史乃畫作瓚形馳射之中者咸稱萬歲敵自此之後遂遠竄塞外

又曰承宮名播匈奴時北單于遣使求得見宮顯宗勑自整飾宮對曰夷狄眩名非識實者也臣狀醜不可以示遠宜選有威容者

續漢書曰承宮傅曰夷狄聞臣虛稱故欲見臣臣形狀陋不如選長大有威者示之也帝乃以大鴻臚魏應代之

又曰武王縯音引字伯升世祖之長兄也慷慨有大節進圍宛城中自號天柱大將軍王莽素聞其名大震懼使

長安中官署及天下鄉亭皆畫伯升像於壁旦起射之

東觀漢記曰耿秉性勇壯而簡易於事軍行常自被甲在前休止不結營部然遠斥堠明要害有警軍陣立成士卒皆樂為死匈奴聞秉卒舉國號泣

魏志曰吕布字奉先便弓馬膂力過人號為飛將

又曰龎德將所領南屯樊攻雲長雲長曰今年我不殺彼彼當殺我親與雲長交戰射中額時德常乘白馬因謂之白馬將軍

又曰張遼為孫權所圍遼潰圍出復入權衆破走由是威震江東兒啼不肯止其父母以遼恐之

晉書曰鄧遐勇力絶人氣蓋當世時人方之樊噲桓温以為參軍數郡號為名將

宋書曰劉胡本名坳胡以其顔面坳黑似胡故以為名及長坳胡難道單呼為胡出身羣將捷口善處分稍至隊主討諸蠻往事無不捷蠻甚畏憚之小兒啼語之曰劉胡來便即止

又曰沈慶之伐沔北諸蠻大破之威震諸山羣蠻皆稽顙慶之患頭風着狐皮帽羣蠻惡之號曰蒼頭公

後魏書曰李崇深沉有將略寛厚善御衆在揚州凡經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賊侵邊所向摧破號曰臥虎賊甚憚之

後周書曰韓果從大軍破稽胡於北山胡地險阻人迹罕至果進兵窮討散其種落稽胡憚果勁捷號為著翅人太祖聞之笑曰著翅之名寧減飛將

又曰綦祐與齊神武遇戰於邙山祐時著明光鐵鎧所向無前敵人咸曰此是鐵猛獸也皆遽避之

北史曰裴寬在孔城十三年與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相對永業有計謀多譎詐或聲言春發秋乃出兵或掩蔽消息倏忽而至寬每揣知其情出兵邀擊無不克之永業嘗戒其所部曰但好慎孔城自外無足慮其見憚如此

又曰怡峯字景阜遼東人也從征役以驍勇聞當時號

為驍將

又曰梁武勑蕭續曰賀拔勝北間騎將汝其慎之

唐書曰郝玼為刺史始玼以臨涇地宜當畜息蕃戎每為寇即屯其地嘗白其帥願以城控之前帥不從其後段祐為節度使玼復白祐祐多其䇿乃表請城之故詔玼鎮其北自是西戎無敢犯涇者玼自行間前無强敵在邊上三十年生得蕃人輒刳剔而歸其屍蕃人畏之如神下令得玼者賞以等身金蕃中小兒啼號者但連呼

郝玭以怖之

又曰張萬福帶和州刺史鎮咸陽因留宿衛李正已反將斷江淮路令兵守埇橋渦口淮進奉舡千餘隻泊渦下不敢過德宗以萬福為濠州刺史召見謂曰先帝改名作正者所以褒卿也朕以為江淮草木亦知卿名若從先帝所改恐賊不知是卿也復賜名萬福慰遣之萬福馳至渦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舡淄青兵馬倚岍睥睨不敢動諸道舡繼進

吳越春秋曰吳公子慶忌吳王僚子也勇捷為人所聞筋力果勁萬人之敵也

世說曰桓石虔小字鎮惡嘗從征枋頭車騎冲沒陳左右莫能先救宣武問汝叔落賊汝知不石虔聞之氣甚奮策馬於數萬衆中徑致冲還三軍歎服河朔後以其名斷瘧

燉煌實錄曰宋質直破敵有威名兒啼恐之即止敵相恚曰使汝行逢宋都督

信義

左傳曰曹衛告絶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避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重耳過楚楚成王有贈送之惠退三舍避之所以報也一舍三十里初楚子云若反國何以報我故以退三舍為報

又曰晉文公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請待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

又曰晉將荀吳伐鮮虞圍鼓鼓白狄之別名鼓人或請以城叛吳曰吾聞諸叔向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愆過適歸也或以為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無復加所好也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軍吏曰獲城而不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吳曰所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

息將馬用邑邑以賈息不如完舊完猶保守也賈音古完戶官反賈怠無卒辛終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吾亦能事吾君德義不爽爽差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知義所在也茍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返不戮一人

史記曰秦末天下兵起范增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返楚人憐之至今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

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蠭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乃求楚懷王孫心立為楚懷王從民所欲也

項籍本紀曰項王乃東行擊陳留外黄外黄不下數日降羽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下詣城東欲阬之外黄令舍人兒年十三（令之舍人兒也以其幼弱故係其父）往說羽曰彭城強刼外黄（強音其兩反）外黄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

項王然其言廼赦外黄當坑者而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項王

又曰漢王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以義帝死故漢王聞之袒而大哭遂為義帝發喪臨三日發使者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於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諸侯皆縞素悉發關内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後漢書曰更始初光武爲蕭王定河北諸賊銅馬餘衆降封其渠帥爲列侯降者猶不安光武知其意令各歸營勒兵乃自乗輕騎案行部陣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投死猶言致死由是皆服

三國志明帝自征蜀至長安遣張郃諸軍勁卒四十餘萬向劍閣諸葛亮有戰士萬二千更下兵者八千時魏軍始陣番兵適交參佐咸以敵衆强多非力所制拴權停下兵并聲勢亮曰吾聞用武行師以大信爲本得原

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裝以待其妻子企踵而計日乃勑速遣於是去者感悅逗留一戰往者憤踴咸思致命臨戰之日莫不拔刃爭先以一當十殺張郃却司馬宣王一戰大尅

吴志曰孫皎嘗遣兵候魏獲魏邊將吏美女以進皎皎更其衣服送還之

晉書曰武帝有滅吴之志以羊祜為督荆州諸軍事假節散騎常侍衛將軍如故祜率營兵出鎮南夏開設庠

序綏懷遠近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

又曰羊祜為征南大將軍督荊州諸軍事祜以孟獻營武牢而鄭人懼晏嬰城東陽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取膏腴之地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為晉有自是前後降者不絕乃增脩德信以懷柔初附慨然有吞吳之心每與吳人交兵剋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詐之策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有掠

吴二兒為俘者祜遣送其家後吴將夏祥邵顗等來降二兒之父亦率其屬與俱吴將陳尚潘景來寇祜追斬之美其死節而厚加殯斂景尚子弟迎喪祜以禮遣還吴將鄧香掠夏口祜募生縛香既至宥之香感其恩率部曲而降祜出軍行吴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遊獵常止晉境若禽獸先為吴人所傷而為晉兵所得者皆封還之於是吴人翕然悅服稱為羊公不之名也祜與陸抗相對使命相通抗稱祜之德

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嘗病祜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心士多諫抗抗曰羊祜豈酖人者時談以為華元子反復見於今抗每告其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孫皓聞二境交和以詰抗抗曰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況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于祜無傷也

又曰羊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閤之下侍衛者不過十數

又曰劉道規為荆州刺史桓玄餘黨苟林屯江津桓謙軍屯枝江二冦交逼久絶都邑之問荆楚既桓氏義舊並懐異心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桓謙今在近畿聞諸軍頗有去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若欲去者本不相禁因夜開城門達曉不閉衆咸憚服莫有去者

又曰劉裕為將北伐後秦姚泓烏宏反以檀道濟為前鋒至洛陽凡拔城破壘俘四千餘人議者謂應以戮為京觀道濟曰伐罪弔民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戎狄感

恱相率歸之者甚衆

崔鴻後燕録曰遣將慕容白曜伐宋無鹽城尅之將盡以其人為軍實副將酈範酈音歴曰齊四履之地號為東秦不遠為經畧恐未可定也今皇威始被民無霑澤連城有懷二之將比邑有拒守之失宜先信義示之軌物然後民心可懐二州可定白曜從之進次肥城白曜欲攻之範曰肥城雖小攻則淹日得之無益軍聲失之有損威勢且無鹽之卒死者塗炭成敗之機足為鑒矣

若飛書告諭可不攻自伏縱其不降亦當逃散白曜乃以書曉之肥城果潰

北史曰西魏將王羆之守華州也今馮翊西魏師與東魏師戰河橋不利東魏卒趙青雀據長安城所在莫有固志羆乃大開州門召城中軍民謂之曰如聞天子敗績不知吉凶諸人相驚咸有異心王羆受委於此以死報恩諸人若有異圖可來見殺必恐城陷没者亦任出城如有忠誠能與王羆同心者可共固守軍民見其誠信

皆無異心

後漢書曰李爲爲荆州刺史輕將数十騎到上洛宣詔綏慰當即帖然尋勑邊戍掠得蕭順人者悉令還之南人感德仍送荆州之口二百許兩境交和無復烽燧之驚

隋書曰桂州人李光仕舉兵作亂隋將周法尚討之光仕帥勁兵保白石洞法尚捕得其弟光略光度大獲家口其黨有來降附輒以妻子還之居旬日降者數千人

法尚遣兵列陣以當光仕親率奇兵蔽林設伏兩陣始交法尚馳擊其柵柵中人皆走敗光仕大潰追斬之

唐書曰武德中李靖既剋江陵降蕭銑時諸將咸云銑之將帥與官軍拒戰罪狀既重請籍没其家以賞將士靖曰王者之師義在弔伐且犬吠非其主無容同叛逆之科此蒯通所以免大戮于漢祖也今新定荆郢宜弘寛大以慰遠近之心降而籍之恐非救焚拯溺之義且恐自此南城鎮各堅守不下非計之善於是遂止江漢

之城聞之莫不爭下

又曰裴度既平淮西蔡人大悅舊令途無偶語夜不燃燭又戒以酒食相過從者以軍法論度乃約法唯盜鬬殺外餘盡除之其往來者不復以晝夜為限於是蔡之遺黎始知有生人之樂

又曰裴度既平淮西以蔡卒為牙兵或以為反側之子其心未安不可自去其備度笑而答曰吾受命為彰義軍節度使元惡就擒蔡人即吾人也蔡之父老無不感

泣申光之民即時平定

又曰李愬襲蔡州既獲李祐破解其縛而客禮之愬乘間常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而語義亦降將也本名憲改之軍中多以諫愬愬益親祐始募敢死者三十人以為突騎愬自教習之將襲元濟會雨水自五月至七月所在陂澤漬溢不可行營諸軍皆以愬不殺祐為言慮其誘覆官軍簡牒日至且言得賊諜具事愬無以止之乃持祐泣曰豈天不欲平此賊何爾我一身而見奪於衆

口愬亦慮諸軍先以謗間則不能全之矣乃械祐送京師先表請釋且言必殺祐則無與成功者比至京師詔釋以還愬愬喜甚署為散兵馬使授刃佩之夜則倚以廵警或使以入愬帳中言事愬因留對舉酒往往達旦竊聽者時聞祐涕泣聲尋署為六院兵馬使

說苑曰晉文公伐楚歸國行賞狐偃為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軫之謀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說我無失信不背三舍之約先軫所謀軍事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說偃

言萬世之功奈何以一時之利而加萬世功乎是以先之衆人悅服

莊子曰世南宜僚弄丸而家之難解孫叔敖秉羽而郢人投兵

韓詩外傳曰簡子薨未葬中牟叛之葬五日興師攻之圍未匝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曰吾聞君子不乘人於利不阨人於險使脩其城然後攻之中牟聞其義請降

呂氏春秋曰夏后與有扈戰於甘澤而不勝曰戰而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于是處不重席食不二味琴瑟不脩女子不飾尊賢使能朞年而有扈氏服

太平御覽卷二百七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二百八十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十二

撫士

撫士

孫子曰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理如驕子不可用也

軍讖曰軍無財則士不來軍無賞則士不往故香餌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故曰禮者士之所歸也賞者士之所死也昭其所歸示其所死故曰禮而後悔則士不歸賞而後悔則士不死禮賞不倦則士進矣

左傳曰冬楚師伐宋圍蕭蕭潰楚大夫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楚子於是廵三軍拊而勉之拊勉慰勉也三軍之士皆如挾纊纊綿也

又曰聲子諂楚謂令尹屈建曰雍子奔晉以爲謀主彭

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雍子曰歸老幼返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商擇蒐閱）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次舍也焚）舍示必死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欲使楚知）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

史記曰楚人有饋一簞醪者楚莊王投之於河令將士迎流而飲之三軍皆醉

又曰趙括為將母上書曰始妾事其父王所賞賜者盡與軍吏令括一日為將所賜金視便田宅買之父子異

心不可用王不聽遂請曰有所不稱妾得無隨乎王許諾

又曰吳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暑不張盖分率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

又曰田橫據有齊地漢將韓信灌嬰平齊地橫走歸彭越漢滅項籍後橫與其徒五百餘人入海居隝（隝音鳥同帝）使使赦橫罪而召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乃侯耳（大者謂橫小謂徒屬）不來發兵加誅乃與其客二人乗傳詣洛陽未至

三十里至尸鄉廐置謂其客曰陛下所以欲見我不過欲一見面貌耳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祖以王者禮葬既葬二客穿其塚旁皆自剄餘尚五百人在海中聞横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横兄弟能得士也

漢書曰李廣歴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言生産事將

兵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不近水士卒不盡食不嘗食士以此愛樂為用也

又曰竇嬰拜大將軍賜金千觔嬰以所賜金陳廊廡下軍吏輒令取為用金無入家者

又曰司馬遷與任少卿書曰愚以為李陵與士大夫絶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

又曰袁盎字絲為中郎以數上諫為隴西都尉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為死

後漢書曰桓帝以段熲為破羌將軍征羌每行軍仁愛士卒疾者親自瞻省手為裹瘡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與將士同勤苦故皆樂為死戰

又曰皇甫規延熹中為中郎將持節監討陵吾等羌會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庵廬巡視將士三軍感悅東羌遂遣使乞降

又曰皇甫嵩平黃巾卹士卒甚得衆情每軍行頓止須營幔脩立然後就舍帳軍士皆食嵩乃嘗食吏有因事

受賄者嵩更以錢物賜之吏懷慚或至自殺

又曰馬援討西羌中流矢貫脛帝以璽書勞之賜牛羊數千頭援盡班諸賓客

又曰董卓擊漢陽叛羌破之拜郎中賜縑九千疋卓曰為者則已有者則士為功者雖已共有者乃士乃悉分吏兵無所留

又曰王霸常與臧宫傅俊共營霸獨善撫士卒有死者脱衣以斂之傷者躬親以養之

又曰光武遣大中大夫賜征西吏士死傷者醫藥棺歛

大司馬以下親弔死問疾以崇謙讓

又曰耿恭在疏勒遣軍吏范羌至燉煌迎兵士寒服

又曰袁紹攻臧洪糧盡主簿啟内厨米三斗稍為饘粥

紹曰何能獨此耶使為薄粥遍班士衆又殺其愛妾以

食兵將咸流涕無能仰視

魏書曹公令曰趙奢竇嬰之為將也受賜千金一朝散

之故能濟大功奕代流聲吾讀其文未嘗不慕其為人

也

魏志曹真傳曰真每征行與將士同勞苦軍賞不足輒以家財頒賜士卒皆願為用

又曰諸葛誕守壽春以司馬氏累世擅權遂舉兵稱佐輔魏室為辭司馬文王率師討之壽春城陷誕死文王招其徒不降且招且戰數百人拱手為列每斬一人輒遣降之皆云為諸葛公死無恨以至于盡無一人降時人比之田横

吳戍將于詮曰大丈夫受命於主以兵救人既不能尅

又東手於敵吾不取乃免冑冒陣而死其得士心如此
吴志曰陸瑁字子璋丞相遜弟也少好學篤義先是濮陽陳逸沛郡朱纂廣陵袁迪等皆單貧有志就瑁處遊瑁割少分甘與共豐約
蜀志曰鄧艾為大將二十餘年賞罰明信善卹卒伍身之衣食資仰於官素儉終不治私妻子不免飢寒
晉書曰祖逖居丹徒之京口賔客義徒皆略桀勇士逖遇之如子弟時揚土大飢此輩多為盜竊攻剽富室逖

慰撫問之曰比復南塘一出不或為吏所繩逖輒擁護救解之談者以此少逖然亦自若也

又曰祖逖據太丘樊雅攻之陳留太守陳川使李顯救之顯力戰有勲逖時獲雅駿馬李顯甚欲之而不敢言逖知其意遂與之顯感逖恩遇每歎曰若得此人為主吾死無恨

又載記曰劉曜將陳安善於撫馭吉凶夷險與衆同之及其死隴上歌之曰隴上壯士有陳安軀幹雖小腹中

寛愛養將士同心肝騄驄駿馬鐵瑕𩋆七尺大刀奮如湍丈八蛇矛左右槃十盪十决無當前戰始三交失蛇矛棄我騄駿竄岩幽為我外援而懸頭西流之水東河流一去不還奈若何劉曜聞而嘉之命樂府歌之

又曰段灼追理鄧艾表曰留屯上邽承官軍大敗之後士卒破膽將吏奪氣倉庫虚空器械殫盡艾欲積穀強兵以待有事是歲少雨又為區種之法手執耒耜率先將士所統萬衆而身不避僕虜之勞親執士卒之役

又曰周訪練兵簡卒欲宣力中原與李矩郭黙相結慨然有平河洛之志善於撫納晉衆皆為致死

續晉陽秋曰盧循為廣州州無麪每得分餉未周遍文武則不食也其仁如此

北史曰西魏將梁椿性果毅善撫納所獲賞物分賜麾下故每踐敵場咸得其死力

北齊書曰蘭陵武王長恭其為將也躬勤細事每得甘美乃至一瓜數果必與將士共之

又曰趙郡王琛薨子叡嗣為定州刺史詔領山東兵數萬監築長城于時盛夏未有氷定州先藏氷長史宗欽道以叡冐犯暑熱遂遣人追送氷正值日中炎赫叡乃對之歎息云三軍皆飲温水吾以何義獨進寒氷遂至消液竟不一嘗兵人感悅遐邇稱歎

後漢書曰司馬楚之少有英氣能折節待士及宋受禪規欲報復收衆據長社歸之者常萬餘人劉裕深憚之遣刺客沐謙圖害楚之楚之待謙甚厚謙夜詐疾知楚

之必來欲因殺之楚之聞謙疾果自齎湯藥往省之謙感其意乃出匕首於席下以狀告之楚之歎曰若如來言雖有所防恐有所失謙遂委身事之其推誠信物得士心皆此類也

後周書曰侯莫陳順於渭橋與賊戰頻破之魏文帝還親執順手曰渭橋之戰卿有殊力便解所服金鏤玉梁帶賜之

又曰史寧為涼州刺史遣使詣太祖請事太祖即以所

服冠履衣被及弓箭甲𤿍等物賜寧謂其使人曰爲我謝涼州孤解衣以衣公推心以委公公其善始令終無損功名也

又曰武帝勝齊出齊宫中金銀寶器珠翠麗服及宫人二千人班賜將士

又曰武帝勞謙接下自强不息以海内未康鋭精教習至於治兵閱武步行山谷履涉勤苦皆人所不堪平齊之後見軍士有跣而行者帝親脱靴以賜之

又曰武帝善於撫下每宴會將士必自執盃勸酒或手付賜物至於征伐之處躬在行陣性又果決能斷大事故能得士卒死力以弱制強

又曰太祖平侯莫陳悦整兵入上邽收悦府庫財物山積皆以賞士卒毫釐無所取左右竊一銀鏤甕以歸太祖知而罪之即剖賜將士衆大悦

又曰武帝大舉伐齊次於晉州初齊攻晉州恐周師卒至於城南穿塹自橋山屬於汾水帝率諸軍八萬人置

陣東南二十餘里帝常御馬從數人廵陣處分之至輒呼主帥姓名以慰勉之將士咸見知之恩各思自勵將戰有司請換良馬帝曰朕獨乗良馬欲何之齊主亦於此塹列陣帝欲薄之以礙塹遂止自旦至申相持不决申後齊人乃填塹南引帝大喜勒諸軍擊之兵纔合齊人便逐北斬首萬餘級齊主與其麾下數十騎走還并州於是齊衆大潰

隋書曰楊玄感反吴人朱爕晋陵人管崇起兵江南以

應之自稱將軍擁衆十餘萬帝遣將軍吐萬緒魚俱羅討之不能尅王充募江都萬餘人頻擊破之每有尅捷必歸功於下所獲軍實皆推與士卒身無所受由此人爭為用功最居多

又曰煬帝在藩時嘗觀獵遇雨左右進油衣上曰士卒皆霑濕我獨衣此乎乃令持去

唐書曰王世充未平太宗奏請圍東都高祖謂使人宇文士及曰歸報爾王今取東都者止欲兵甲休息耳破

城之日其乘輿法物圖籍器械非私家所有者悉汝收之子女玉帛皆分賜將士

又曰貞觀中太宗親征高麗駕次定州兵士到者幸定州城北門親慰撫之有從卒一人病不能起太宗招至牀前問其疾苦仍勑州縣厚加供給凡在征人欣然縱有病者悅之忘疾師次白岩城將軍李思摩中弩矢太宗親為之吮血從行文武競思奮勵及軍迴行次柳城詔集戰亡人骸骨設太牢以祭之太宗慟哭盡哀軍人

無不灑泣兵士觀者歸家以言其父母曰吾兒之死天子哭之死無所恨

又曰司空李勣每將兵在軍識其臧否聞人片善扼腕而從事捷之日多推功於下前後在軍所得金帛皆散之將士於是人皆為用所向多尅捷及薨哭之或有嘔血死者

又曰秦叔寶隨太宗戰於美良川破尉遲敬德功最多高祖遣使賜以金瓶而勞之曰卿不顧妻子遠投於我

又立功効能朕肉可為卿用者割以賜卿耳況子女玉
帛乎卿當勉之尋授秦王右統軍

太平御覽卷二百八十

太平御覽卷二百八十一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十二

撫士下

撫士下

唐書曰太宗征遼車駕次遼澤下詔曰日者隋師渡遼時非天賛從軍士卒骸骨相望遍於原野良可哀歎掩

骼之義仰惟先典其令並收瘞之

又曰建中十年田悅攻臨淄守將張伾以軍士連戰已苦府藏巳竭私産亦罄而賞之不周乃飾其愛女出示於衆曰室家所有一女而已請估而給焉軍中感之曰願以一死鬭不敢言賞遂大破悅

又曰馬燧既敗田悅以功加右僕射先戰燧誓於軍中戰勝請以家財行賞既戰盡其私積以頒將士上聞而嘉之乃詔度支出錢五萬貫行賞還其家財尋加魏博招討使

又曰李晟以神策軍討朱泚時神策軍家族多陷於泚晟家妻子僅百口亦同陷泚左右或有言者晟曰乗輿何在而敢言乎泚又間日使人至晟軍則晟小吏王無忌之姻也因無忌以謁晟且曰公家無恙城中有書問以此誘晟晟怒曰爾敢為賊傳命耶立斬之時轉輸不至盛夏軍士或衣裘褐晟必同勞苦每以大義奮激士皆涕流感悅卒無離叛者於是軍士皆角力馳騎超踰為戲晟知可用

又曰德宗在梁州山南地偏及夏尤熱將士未給春服上亦御裌服以視朝左右請御衫上曰將士從我者冬服未易我豈可獨衣衫乎將士聞之無不感涕至五月諸道財賦稍至先令給將士衣服而後御衫

又曰李光顔為陳許節度使會討吴元濟詔光顔以本軍獨當一面光顔性忠義善撫養士卒士卒樂為用每戰甚苦及賊將鄧懷金以郾城兵三千人降光顔葢堅平賊之志時韓弘為汴師驕矜崛强常恃賊勢索朝廷

姑息且惡光顔力戰隂圖撓屈計無所施遂舉大梁城
求得一美婦人教以歌舞絃管六博之藝飾之以珠翠
金玉衣服之具計費凡數百萬命使者送遺光顔冀光
顔一見悅惑而怠於軍政也使者即賫書先造光顔戰
壘曰本使令公德公私愛憂公暴露欲進一妓以慰公
征役之思謹以候命光顔曰今日已暮明旦納焉詰朝
光顔乃大宴軍士三軍咸集命使者進妓妓至則容止
端麗殆非人間所有一座皆驚光顔乃於座上謂來使

曰令公憐光顔離家室久以美妓見贈誠有以荷德也然光顔受國深恩誓不與逆賊同生日月下今戰卒數萬皆棄妻子蹈白刃光顔奈何獨以女色為樂言訖涕泣嗚咽堂下兵十數萬皆感激流涕乃厚以縑帛酬來使俾令領其妓自席上而廻乃謂使者曰為光顔多謝令公光顔事君許國之心死無貳矣明日遂大戰兵士無不一當百終殄蔡孽光顔功最居多

又曰令狐楚為汴州刺史汴軍素驕累逐主帥前使韓

弘兄弟率以峻法繩之人皆偷生未能革志楚長於撫理前鎮河陽代烏重胤重胤移鎮滄州以河陽軍三千人為牙卒咸不願從中路而歸又不敢歸州聚於境上楚初赴任聞之乃疾驅赴懷州潰卒亦至楚單騎喻之咸令櫜弓解甲用為前驅卒不能亂及蒞汴州解其酷法以仁惠為治去其太甚軍民感悅翕然從化後竟為善地

又曰柳公綽鎮鄂州時吳元濟叛公綽請討之鄂軍既

在行營公綽時令左右省問其家如疾病養生送死必厚廩給之軍士之妻冶容不謹者沉之於江行卒相感曰中丞為我輩知家事何以報效故鄂人戰每尅捷

又曰鄭從讜為北都留守舊府城都虞候張彦球者前帥令率兵數千逐沙陁於北井中路而還縱兵破鑰殺故帥康傳圭及從讜至搜索其魁誅之知彦球善有方畧召之開喻坦然無疑悉以兵柄委之

又曰烏重胤為長帥赤心奉上能與下同甘苦所至立

功未甞矜伐而善待寮佐體分周密曲盡禮敬故當時名士咸願依馬歿數日有軍士二十餘人皆割股肉以祭重肖古之良將無以加也

三國典畧曰北齊斛律光雖居大將未甞戮人軍士未安終不入幕寒不服裘夏不操扇所得果糒徧分麾下號令不過數句言皆切要每戰居險為士卒先有士卒中蠱親甞其吐三軍感之樂為致命

戰國策曰魏以吴起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

設席行不騎乘親贏糧與士分勞_{贏音盈}卒有病疽者吳起為吮_{疽七余反}卒母聞而哭之或謂之曰母子卒也而將自吮其疽何哭矣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今又吮此子妾不知其所死處矣是以哭之於是擊秦拔其五城

呂氏春秋曰勾踐苦會稽之耻欲深得民心必致死於吳有酒流之江與人同有甘肥不分不敢食

又曰昔秦穆公乘馬而車為敗右服失而野人取之_{四馬}

車兩馬在中爲服詩曰兩服上襄是也兩馬在旁爲驂詩曰兩驂如舞是也　繆公自往求馬見野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繆公笑曰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余恐其傷汝也徧飲而去之處一年爲韓原之戰晉人已環繆公之車矣晉梁由靡已扣繆公之左驂矣扣持晉惠公之右路石奮投而擊繆公之甲中之者已六札矣甲鎧也陷之六札　野人之嘗食馬肉者三百有餘人畢力爲繆公疾鬭於車下遂大克晉反獲惠公以歸此詩所謂君愛人則正以行其德君賤物則寛以盡其

力人主胡可不務行德愛人行德愛人則民親其上民親其上則皆樂為其君死矣

符子曰秦穆公伐晉及河將勞師而醪唯餘一鍾蹇叔曰一米可投河而釀也穆公乃以一醪投河三軍醉矣

三略曰夫將之為帥者必同滋味共安危人有遺一簞之醪者使投諸河令士衆向流而挹之夫一簞之醪不能味一河然而三軍之士思為之死者以滋味及已也

又曰用兵之要在於崇禮而重祿崇高也祿廪食也崇禮則賢

士至重祿則戎士輕死賢士至謂若燕禮郭隗而樂毅之徒鱗集也故曰重賞之下必有死夫

又曰良將之統軍也恕己活人推惠施恩力士日新戰如風發攻如河決

淮南子曰古之善將者必以其身先之暑不張蓋寒不被裘所以程寒暑也陰陽不秉上陵必下所以齊勞佚也軍食熟然後敢食軍井通然後敢飲所以同飢渴也合戰必立矢射之所及以共安危也故良將之用兵也

常以積徳擊積怨以積愛擊積憎何故而不勝主之所責於民者二求民為之勞也欲民為之死也民之所望於主者三飢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徳之民已償其二責而失其三望國雖大兵猶且弱也

又曰苦者必得其樂勞者必得其利斬首之功必全死事之後必賞死事死其軍事也賞其後子孫也四者既信於民矣主雖射雲中之鳥而釣深淵之魚彈琴瑟聲鐘竽敦六博敦致也投高塞兵猶且強令猶且行也是故上足仰則下可

用也德足慕則威可立也

又曰上視下如子則下事上如父上視下如弟則下事上如兄夫上視下如子則必王四海下事上如父則必正天下上視下如弟則不難爲之死下事上如兄則不難爲之亡是故父子兄弟之寇不可與鬬者積恩先施也故四馬不調造父不能以致遠弓矢不調羿不能以必中君臣乖心則孫子不能以應敵孫子名武吴王闔閭之將也是故内脩其政以積其德外塞其醜以服其威察其勞佚

以知其飽飢故戰日有期視死若歸故將必與卒同甘苦俟飢寒故其死可得而盡也

說苑曰楚莊王賜羣臣酒多燈燭滅乃有人引美人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今者燭滅有引妾衣者妾援得其冠纓持之趣火來上視絕纓者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懽羣臣百有餘人皆絕去其冠纓而上火卒盡懽而罷居二年晉與楚戰有一臣常

在前五合五獲首却敵卒得勝之莊王怪而問曰寡人德薄又未嘗異子子何故出死不疑如是對曰臣當死往者醉失禮王隱忍不暴而誅也臣終不敢以蔭蔽之德而不顯報王也常願肝腦塗地用頸血濺敵久矣臣乃夜絶纓者也遂斥晉軍楚得以强此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也

又曰平原君既歸趙楚使春申君將兵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

平原君患之甚邯鄲傳舍吏子李談謂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乎平原君曰趙亡即勝虜何為不憂李談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之可謂至困而君之後宫百數婦妾荷綺縠厨糧餘粱肉士民兵盡或剡木為矛戟而君之器物鍾磬自恣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間分功作之家所有盡散以饗士方其危苦時易惠耳於是平原君如其計而勇敢之士三千人皆出死力因從李談赴秦秦軍却三十里亦會

楚魏救至秦軍遂罷李談死封其父為侯

列女傳曰楚子反攻秦軍絶粮使人請於王因問其母母問使者曰士卒無恙乎使者曰士卒分菽粒而食之又問曰將軍無恙乎對曰將軍朝夕芻豢黍梁子反破秦軍而歸母閉門不内使數之曰子不聞越王勾踐之伐吴耶客有獻醇酒一器者王使人注上流使卒飲下流味不加嗛而卒戰自五也異日又有獻一囊糒又使以賜軍士分而食之甘不踰嗌而戰自十也今士卒分

菽粒而食之子獨朝夕芻豢何也

太平御覽卷二百八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二百八十二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十三

機畧一

機畧一

孫子曰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正者當敵奇兵從旁擊其不備故善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

更生四時是也故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聞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故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鷙鳥之擊至於毀折者節也是以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彍弩節如發機紛紛紜紜鬬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也

左傳曰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

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以揚塵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其遁矣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

又曰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謂王曰困獸猶鬬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鬬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

又曰鄭人侵衛牧以報東門之役衛人以燕師伐鄭鄭將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又曰宋襄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未盡渡泓水也司馬子魚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陣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

子不重傷不擒二毛二毛頭上有白髮者也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不因阻隘以求勝寡人雖亡國之餘宋商紂之後也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勍强也言楚在險隘不得陳列天所以佐宋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雖因阻隘之猶恐不勝也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今之勍者謂與吾競者也胡耇老者之稱也耇音苟明耻教戰求殺敵也明設刑戮以耻不果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言尚能害己也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言苟不欲傷殺敵人則本可不須鬬也三

軍以利用也（為利興也）金鼓以聲氣也（鼓之佐士衆之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儳巖未整陣也儳音讒通典曰宋公違之而敗也）

又曰越伐吴吴子禦于笠澤夾水而陣越為左右勾卒（勾卒五五相著別為左右屯也勾音鉤）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吴師分以禦之越以三軍潛涉當吴中軍而鼓之吴師大亂遂敗之（左右勾卒為聲勢以分吴而三軍精卒并力擊其中軍故得勝吴越春秋越伐吴起軍於江南乃分兵為左右軍將有私卒六千人為軍日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右軍銜枚泝江五里夜半鳴鼓吴師聞之

大駭曰人來攻我乎因分其軍為二軍拒越越王乃以其中軍銜枚潛涉不鼓因而襲攻之吳師大敗此與左氏傳事同小異故附于此

又曰吳子闔廬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適音的若為三師以肄焉肄猶勞也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罷弊於道亟肄以罷之亟數也音器肄音羊至切多方以誤之既罷音疲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

於是乎始病終於吳師入郢郢楚都也

又曰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檇李檇將遂切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擒焉不動使敢死之士往輒為吳師所擒欲使吳師亂取之而吳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劒於頸以劒注頸行戶郎切而辭曰二君有理理軍旅也臣奸旗鼓犯軍令也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將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

又曰楚子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伯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於衛若

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

又曰晉楚戰于城濮楚將子玉從晉師晉師陣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鬬宜申將左鬬勃將右晉裨將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陳蔡屬楚之師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旆大旗也又建二旆而退使若大將稍却也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曳柴起塵詐為敗走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公族公家之士也狐偃以上軍夾攻楚左師潰楚師敗績

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館舍也食楚軍穀三日也

又曰楚遣鬬廉帥師及巴師圍鄾音憂鄧養甥聃甥聃音男帥師救鄾三逐巴師不克鬬廉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衡横也分巴師為二部鬬廉横陳於其間以與鄧師戰而為其所敗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楚師偽走鄧師逐之背巴師巴師攻之楚師自前與戰也鄧師大敗鄾人宵潰宵夜也

又曰晉師伐秦秦置毒涇上流師人多死

又曰楚師伐吴鍼音針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

吴師燒火燧繫象尾使赴吴師驚却之鍼𦙶深切

又曰時邾人城翼翼邾邑也還將自離姑離姑邾邑也在今費縣故武城之南大夫公孫鉏曰魯將禦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至武城而還依南山行不欲過武城鉏助魚切大夫徐鉏丘弱茅地三子邾大夫曰道下過雨而將不出是不歸也謂此道下山濕遂自離姑遂過武城武城人塞其前以兵塞其前道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蹷之遂取邾師

又曰晋將陽處父侵蔡父音甫楚將子上救之與晋師夾

泜而軍泜直利切處父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欲避楚使渡成陳而後戰遲速唯命不然紓我紓緩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太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之何及不如紓之乃退舍楚退欲使晉渡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太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避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

戰國策曰秦伐趙趙以趙奢之子代廉頗為將距秦將

王齕於長平齕音痕胡切　秦王聞之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為上將軍而王齕為裨將軍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者斬馬服子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刼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秦壁堅距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絶趙軍又一軍五千騎絶趙壁間趙軍分而為二糧道絶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絶王自之河内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絶趙救及糧食至九

月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内陰相殺食來攻秦壘欲出為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其時馬與鋭卒自相搏戰秦軍射殺之軍大敗卒二十餘萬人降皆坑之

又曰燕軍大破齊國齊將田單守即墨知士卒可用乃身操版鍤與士卒分功妻妾編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乗城遣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人金得千鎰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書曰即墨即降願無掠虜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

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出軍擊大破之

又曰燕師伐齊已下七十餘城圍即墨未下齊將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縫繒衣畫以五綵龍文束兵刃於其中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者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而齊七十餘城皆復

為齊

又曰燕軍騎劫攻齊即墨齊將田單拒守乃宣言曰吾惟懼燕軍之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降者盡劓皆怒堅守唯恐見得田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塚墓戮先人可為寒心燕軍盡掘壠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遥見皆涕泣共欲出戰怒皆十倍因大敗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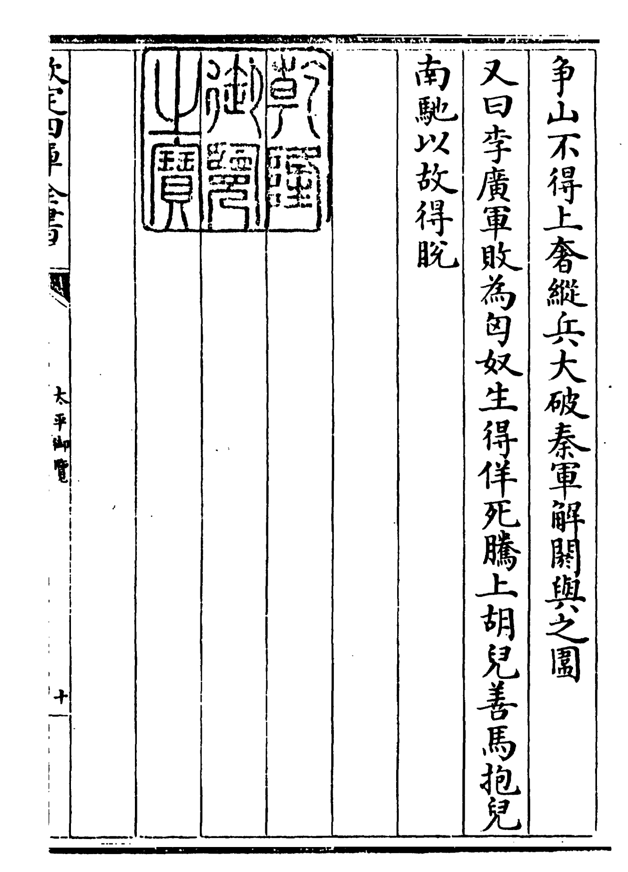
又曰魏趙相攻齊將田忌引兵救趙孫臏曰夫解雜亂

紛紏者不控捲（巨員切）救鬬者不捭𢧵（音戟）批亢擣虚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魏趙相攻輕兵鋭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内君不若引兵疾走入大梁深據其街路衝其方虚彼必釋趙而自救斃於魏也田忌從之直走大梁魏師遂退

又曰齊孫臏謂齊王曰凡伐國之道攻心為上務先伏其心今秦之所恃為心者燕趙也當收燕趙之權今説燕趙之君勿虚言空亂必將以實利以回其心所謂攻

其心者也

史記曰秦伐韓軍於閼與趙王召趙奢而問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狭譬兩鼠鬬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命救之秦軍武安西鼓譟勒兵屋瓦盡裂趙奢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秦間來入奢善食而遣之間還報曰去國三十里而不行秦大喜秦間去趙奢卷甲而趍之軍士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兵以待之先據北山上者勝奢許諾即以萬人趨之秦兵後至



爭山不得上奢縱兵大破秦軍解閼與之圍

又曰李廣軍敗為匈奴生得佯死騰上胡兒善馬抱兒南馳以故得脫

太平御覽卷二百八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御覽卷二百八十三至九十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沈咸熙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檢討臣季學錦
謄錄監生臣邱大猷

太平御覽卷二百八十三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十四

機略二

機略二

史記曰韓信伐趙引兵未至井陘口三十里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閒道萆山而望趙軍誡曰趙見我

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幟乃使萬人先行背水陣趙軍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棄旗鼓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旗鼓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不能得信等欲歸還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為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於是漢兵

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擒趙王歇諸將問信曰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所謂驅市人而戰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為戰今予之生地則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所及也

又曰越與吳戰敗范蠡獻吳粟十萬斛而蒸之吳言粟好盡付民種之不生明年大飢越遂伐吳滅之

又曰天下兵起沛公西入武關欲以二萬人擊秦嶢關下軍張良曰秦兵尚强未可輕也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且留壁使人先行為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諸山之上為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貪而忽名可貨以賂秦將果畔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許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懈怠擊之沛公乃引兵擊之秦兵大敗

又曰項籍圍漢王於滎陽漢將紀信詐降以故漢王得

走入關收其兵欲復東袁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受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城皐閒且得休息而韓信等平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未晚如是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閒與黥布行收兵項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深壁不與戰

又曰漢王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歌思歸韓信說漢王

曰項羽王諸將之有功者而王獨居南鄭是遷也軍吏士卒皆山東之人日夜跂而思歸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成大功天下已定人皆自寧不可復用不如決策東向爭權天下漢王從之終滅項籍

又曰漢楚相持項羽自擊漢將彭越于梁其將大司馬曹咎守成臯漢數挑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咎怒渡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

又曰漢王與韓信彭越會擊楚軍至固陵信越不至楚

擊漢軍大破之漢王謂張良曰諸侯不從約柰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分天下令可立至不即事未可知君王能自陳以東傳海與韓信睢陽以至穀城與彭越使各自為戰則楚易破也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皆報請令進兵並至垓下遂破項羽軍

又曰漢王與諸侯兵共擊項羽決勝垓下韓信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漢王在後絳侯柴

將軍在漢王後項羽之卒可十萬韓信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退信復乘之大敗垓下

又曰破項羽於垓下羽兵尚衆漢兵圍之皆為楚歌楚人久苦征戰因敗思歸遂潰

又曰漢王遣將韓信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度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缻度軍（以木為器如罌缻以度軍無船且尚密也缻缶同）襲安邑虜魏王豹

又曰吳王濞反（濞疋備反）漢將周亞夫率師禦之壁於下邑

吳師奔壁東南亞夫備西北吳師果以其兵奔西北不得入乃引去亞夫追擊大敗之

漢書曰先零音憐罕幵音汧二種羌皆解仇合黨為冦漢將趙充國討之守便宜上書曰先零羌虜欲背叛故與罕幵解仇然其私心恐漢兵至而罕幵背之也臣愚以為其計請擊先零若先擊罕羌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粮饒擊之恐不能勝適使先零於罕羌益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猶十數年不

一二歲而已先誅先零則罕幵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宣帝從之果如其策

後漢書曰光武起義兵據昆陽城時唯有八九千人莽遣將王邑嚴尤討之軍到城下者十萬光武留王鳳等守城與李軼等十餘騎夜出既至郾定陵悉發諸營兵嚴尤說王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者在宛亟進大兵彼必奔走宛敗昆陽自服也邑曰吾昔以虎牙軍圍翟義坐不生得以見責今將百萬之衆遇城而不能

下何謂耶遂圍之数十重列營百雲車十餘丈瞰臨城中旗幟蔽野埃塵連天鉦鼓之聲聞数百里或為地道衝輣橦城輣蒲萌切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楯而汲王鳳等乞降不許光武遂與諸營部俱進自將部騎千餘人前去大軍四五里而陣尋邑亦遣千餘人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数千級諸部喜曰劉将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旦復居前請助将軍光武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兵乗之斬首数百千級連勝邑遂因而大

敗

又曰王郎起河北郎鉅鹿郡太守王饒據城光武圍數十日連攻不尅耿純說曰太守王饒士衆疲獘不如及大兵精鋭進攻邯鄲若王郎已誅王饒不戰自服矣從之乃留兵守鉅鹿而進軍邯鄲屯其郭北郎數出戰無利城守急攻之二十餘日郎少傅李立為反閒開門納漢兵郎黨悉平

又曰曹操圍袁尚鑿池環城初令淺示若可越城中望

見笑而不出操令一夜濬之廣深二丈決漳水以灌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餓死者過半

又曰朱穆舉度尚自右校令擢荊州刺史擊桂陽蒼梧盜賊尚躬率部曲與同勞逸廣募雜種諸蠻夷明設購賞進擊大破之降者數萬人桂陽宿賊渠帥卜陽潘鴻等畏尚威烈徙入山谷尚窮追數百里遂入南海破其三屯多獲珍寶而陽鴻等黨衆猶盛尚欲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鬬志尚計緩之則不戰逼之則逃亡乃

宣言卜陽潘鴻作賊十年習於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進當須諸部所發悉至乃可并力攻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兵士喜悅大小皆相與從禽尚乃密使所親客潛焚其營積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涕泣尚人人慰勞深自咎責因曰卜陽等財實富足數代諸卿但不并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衆聞咸奮踴尚勅令秣馬蓐食明旦徑赴賊屯陽鴻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乗鋭遂大破平之尚出兵三年羣寇悉定

又曰廉范為雲中太守會匈奴大入塞烽火日通故事敵入過五千人移書傍郡吏欲傳檄求救范不聽自率士卒拒之敵衆盛而范兵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用兩炬交縛如十字爇其頭使敵人望之疑兵士之多敵遥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蓐食早起食於寢蓐中也斬首數百級敵自相轔籍死者千餘人轔轢也籍相蹈籍也由此不敢復向雲中

又曰耿恭與匈奴戰恭以毒藥傅矢傳語匈奴曰漢家

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因發強弩射之敵中矢者視瘡皆沸遂大驚會天暴風雨隨而擊之殺傷甚衆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

又曰耿弇敕諸校會會猶集會也五日攻西安張藍聞之晨夜儆守至期夜半弇敕諸將皆蓐食會明至臨淄城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為宜速攻西安弇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為備然臨淄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臨淄破即西安孤張藍勢已隔絶必復亡去

所謂擊一而得兩也先攻西安不能卒下兵老城堅死傷必多縱能拔之張蘭引軍還奔臨淄并兵合勢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月之間不戰而困諸軍之言未見其宜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

又曰高峻據高平猶不下帝議遣使降之乃謂寇恂曰為吾行也若峻不降引耿弇等擊之恂奉璽書與峻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文諸將諫曰高峻精兵萬人率多强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

之而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聽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降須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

又曰吴漢在河北時鬲縣五姓共逐守長據城而反鬲縣名屬平原郡故城在今德州西北五姓蓋當時强宗豪右也鬲音革諸將爭欲攻之漢不

聽曰使爲反者守長罪也敢輕冒進兵者斬乃移檄告郡使收守長而使人謝城中五姓大喜即相率歸降諸將乃服曰不戰而下城非衆所及也

太平御覽卷二百八十三